

145
2
29

東 京 圖 書 館

二	六	二	四	釋	和
冊	四	七	五	書	書
	號	架	函	類	門

東 京 圖 書 館 編 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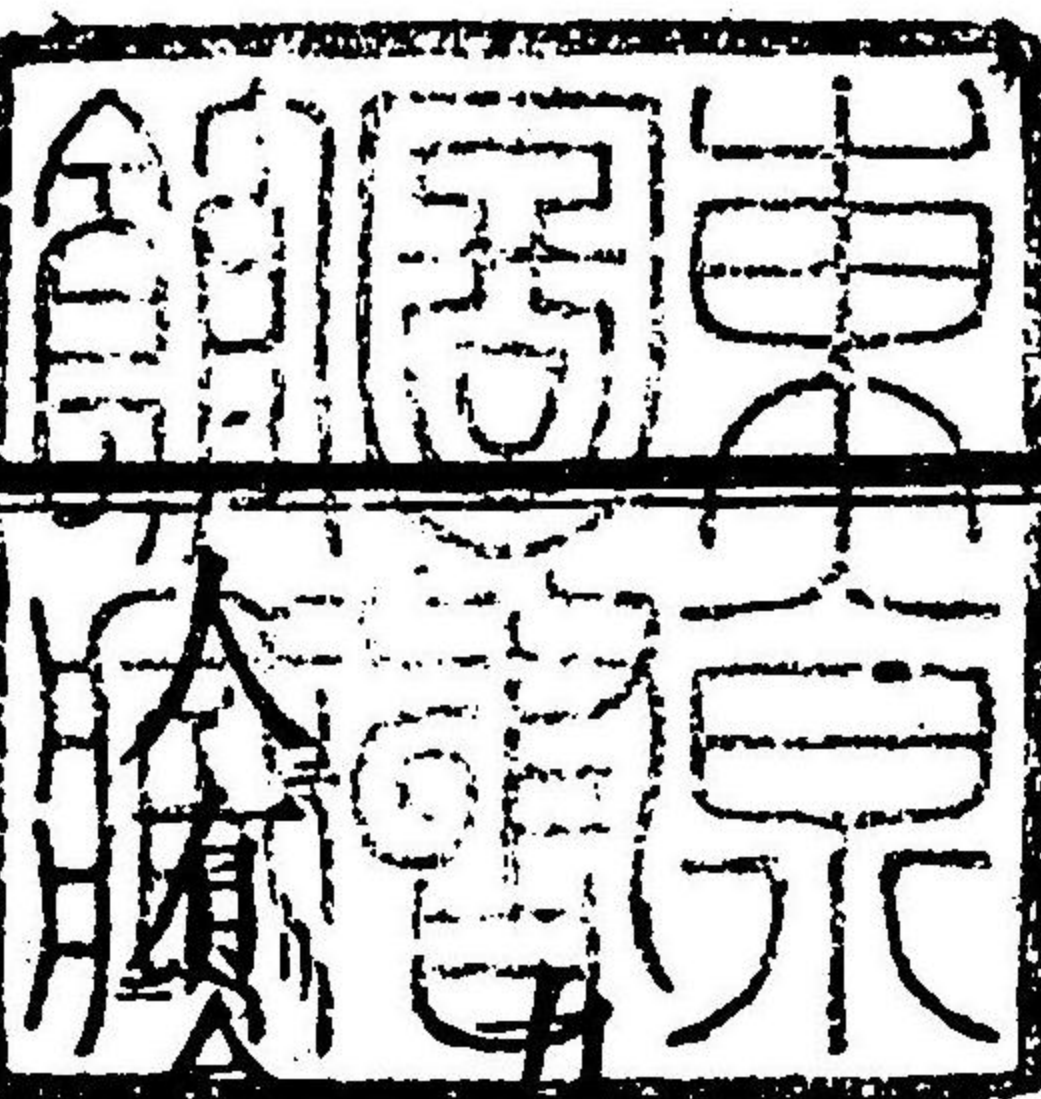
宗 門 無 盡 燈 論

下

宗門無盡燈論卷之下

不不菴主圓慈 撰

力用第七



今古道無古今人能修道得道忘人然則道卽
是人亦與古等矣
是人亦與古等矣
是人亦與古等矣
所以其不與古等者只爲見道不超詣履踐不明白
也今既識得向上一著亦須履踐分明言求正念相
續者只是此箇時節也達磨大師曰明道者多行道
者少洞山和尚曰相續又大難正受老人曰正念相
續者萬人中難得昔金剛齊菩薩行道之時有一魔

王千年中隨後求其蹤跡終不能見又洞山和尚一
生住院土地神欲一瞻禮終不能得此是古人正念
相續之樣子也雖然若不傳向上些子大好鬼窟裏
活計雖己能知向上旨趣履踐不明白只是抱道底
人尚未能發大用是以古來雖有多少正知見人得
大機大用底就中又稀黃檗禪師曰馬祖下有八十
四人坐道場得馬師正眼者止三四人靈源清禪師
常謂學者曰宗門正人難得自離晦堂後所見真正
宗師惟東山法兄一人而已大慧禪師曰老南下尊
宿五祖只肯晦堂真淨一老而已自餘皆不肯他也

又應庵曰豈不見大隋和尚道我參七十餘員善知
識具大眼自底祇有二其他盡具正知見在今天
下具大眼自真善知識唯法叔老師一人而已黑漆
竹篋掀翻海嶽從頭打過雖是死馬醫就中要妙又
癡絕和尚云予三十年在叢林中遊當時具大眼自
者惟老松源一人而已若又不然佛法豈到今日哉
須知此中又是一重關鎖然彼上古諸師各各皆有
格外知用今如是就中擇一二者大有見處而已今
時之師無擇法眼故妄嘲古人不省己過錯謂吾道
勝古人在可笑彼黃檗等所指示者且置雖其餘之

所稱宗匠豈與今時明師可同日語哉若使他在今時道德動世天下龍象悉立下風是故當知祖師擇入難中之難細中之細昔為山間仰山馬祖下八十四人幾人得大機幾人得大用仰曰百丈得大機黃檗得太用餘者只唱導師看我臨濟兒孫各有超師之作終不死在宗師句下千辛萬苦入骨徹髓下一從自己胸襟流出將來互出隻手扶起真風是以宗風綿綿不絕古曰雲門以言句救臨濟以機鋒救其實不然今有雲門妙唱若無臨濟大機恰如有天子位無將軍威其弊畢竟墮玄微玄微變作細膩自太

小本以下皆如是然又有臨濟大機若無雲門妙唱卻似有將軍威無天子位其弊畢竟墮嶮奇嶮奇轉作羸強今時諸禪蓋不出之如彼雲門臨濟皆不如是已能超出大機妙唱之外而亦遊戲大機妙唱之內及其弊者認遊戲跡成窠窟故只我臨濟自興化風穴諸祖傍挾雲門提唱宗風一轉佛法日新依是五祖忍大師乘願輪來再開東山法門唱雲門曲提臨濟劍猶如車兩輪門風大立中興佛祖之正脈是故致使兒孫不斷絕真淨有頌曰雲門臨濟百花春一一靈機總有神總有神祖庭不復春也耶從是圓

悟虎丘應菴密菴相紹出世力行此道扶起宗風是故松源臨示寂告眾云久參兄弟正路上行者有只不能用黑豆法臨濟之道將泯絕無聞傷哉虛堂拈云鷲峯老師大似倚杖騎馬雖無僵仆之患未免傍觀者醜咄大小虛堂中松源毒亦欲害人果致煩我東海第一祖殃及兒孫若無正受老人四十年勤苦幸辨別此毒味後代兒孫噬臍無及諸兄是何時哉誰是當其任請高豎亞頂門一隻眼力行此道扶起已墜真風莫令兒孫斷絕只此力用一品最爲大要扶起正宗流通正眼者都在斯中雖然末後指南尚

不在言詮這裏豈可以言議論也錯錯只待大力量人一肩擔荷扶起正宗無使祖師真風斷絕矣

師承第八

自從向上一著墮地以來不貴師承自悟自見互論邪正恣己智分不本古人昔東陽玄策禪師訪永嘉玄覺大師與其劇談出言暗合諸祖策云仁者得法師誰曰我聽方等經論各有師承後於維摩經悟佛心宗未有證明者策云威音王已前卽得威音王已後無師自悟盡是天然外道又應菴和尚曰祖師西來特唱此事祇貴言外領畧直下透頂透底何待禪

牀角頭朝咒暮咒然後爲佛法禪道正是瞎人眼又不可舍師承而自求自求而得真九十六種眷屬也今時爲總不有師承所見未盡妙各出己見接人不覺瞎卻學者眼從是轉轉相接一盲引眾盲夫師承之一事最爲省要古人達見性源透許多關明明了了無一點疑橫行天下大開口商量者末後撞著此具大眼目底宗師始知此子向上宗旨於是投誠參決終有師承義務法恩造次不忘是謂法嗣從上祖師的的相承皆如是然雲門被睦州拶折脚豁然大悟卻到雪峯嗣法者大有故而己龍牙行脚時分

明具眼爲驗他曲象木牀上老和尚具眼不具眼到處先下一錐翠微臨濟亦不收捨得後來於洞水逆流處始回頭識得從前錯用工夫終承嗣洞山後人不知是事大有子細卻依虛堂普說錯道龍牙受用是真向上意旨若恁麼會洞水逆流又著何處他既嗣洞山者何哉殊不知虛堂如是說者恐汝錯會龍牙無眼欲令汝知雪竇實頌縱使他明活祖意又到這裏別有生涯是故又禮龍牙塔頌曰翠微濟北腕頭短洞水逆流方到家是分明於洞水逆流處始到家山從前見解未是真家山故古德承嗣皆如是今

時不知承嗣旨趣，往往錯作種種議論，是故無師承者，先須尋覓佛祖的的相承底。大宗師有師承者，究師密旨，已能究了，又莫孤負昔開聖覺老始受五祖，鉗鎚後來不本所得錯。嗣長蘆夫鐵脚，一辨酬他時胸中忽發癰，不愈竟卒。秀巖初於石門舉下，大悟後嗣佛照，光是故胸中常不平穩，或笑或哭，提唱多如謠歌，或點開他頂相曰：「我被此老和尚點卻，是皆失恩義，故招此苦報。」往往不知師承所本，或逐勢位，或墮人情，東行西行，恰如矮子見戲，隨他上下，或有實證者，亦無師承。或雖有師承，又非真傳。古人曰：佛佛

授手，祖祖相傳。今時不然，卻以師承爲住山表示，爭得知佛祖相承深旨。大哉我宗深哉！我道得之難，究究之難，盡究之盡，之其妙難徹。昔泉大道參慈明明曰：「片雲橫谷口，遊人何處來。」泉顧視曰：「夜來何處火，燒出古人墳。」明曰：「未在夏道。」泉作虎聲，明打一坐具，泉推倒，明就坐，明亦作虎聲，泉退身笑曰：「云我參八十餘員善知識，唯師可以繼得臨濟正宗，可貴。古人非唯所得出常情，又卻錐股以繼正宗，學者苟聞他風，不敢發愧，赦乎白雲。」一日室中舉雲門示眾如許，大栗子喫得幾箇，眾下語皆不契，問五祖，祖曰：「懸羊頭，

賣狗肉，雲駭之。五祖嘗曰：我參二十年，今方識羞。後靈源聞，嘆曰：好識羞兩字。因作正續銘，遂載銘中。初黃龍楊岐二宗相爭，於是清作五祖正續銘，所以推之爲正續也。大慧禪師聞，應菴金輪提唱，甚喜。乃曰：楊岐正脈在此，老矣。遂將正傳衣拜頌，寄之頌曰：坐斷金輪第一峯，千妖百怪盡潛蹤。近來又得真消息，報道楊岐正脈通。從是以應菴爲正脈。看古人往往論正脈，大慧宗杲禪師真絕世宗眼也。虛堂讚曰：前無釋迦後無彌勒，天上人間無兩箇。然所以其推應菴爲正脈者，將何謂哉？雖齊是續佛祖真傳，就中正

脈又甚奇怪，只知佛法甚深，而有此要，先須勤行此道，已恁麼去，尚難得正宗。若又不然，何能扶起我宗。今時師承深旨，尚未夢見，豈知此正脈論哉。但真正參玄，上士向這裏雪屈矣。

長養第九

圓悟禪師曰：初子當痛以死生爲事，勤消知見解礙，徹證佛祖所傳付大因緣，勿好名聞退步，就實愈潛遁而愈可匿。諸聖天龍將推出人，爾六祖大師傳衣得法已了，南遁十五載，南陽忠國師自受心印，居南陽白崖山，黨子谷四十餘祀，不下山道行，聞于帝里。

南泉憩錫于池陽自建禪齋影不出山二十餘載大
梅法常禪師入梅子真舊隱食松花衣荷葉勤苦二十
十年風穴和尚日乞村落夜燃松脂單丁者七年汾
陽和尚以手擲揄曰我長行粥飯僧傳佛心印非細
職也前後八請堅臥不應楊岐破屋二十年滿牀撒
雪真珠四祖大師攝心無寐凡六十年滄山和尚數
十年煮橡栗喫晚年大安來遂著千五百衲如慈明
和尚寔祖庭精進幢也在汾陽不顧河東苦寒辦道
刺錐於股不眠其得力果而爲西河獅子王大燈國
師卒受老祖淵粹命長養者二十年果彰大應遠大

之高德關山國師自得大燈道髓深入濃陽山谷精
修多年晝作細民奴僕夜入巖房宴坐其餘明師匿
此潛彼精進勇猛者不暇枚舉如正受老人放捨世
緣休息萬事勤苦四十年賢侯請不出衲子責不起
曾當羣狼之害鄉民數日竊至處處茶毘葬埋之間
終夜宴坐彼以怒氣嗅著耳鼻或吹咽喉時切試正
念相續有間斷否皆是爲法忘身如是從上古人一
箇箇無不然就中有顯者有密者深入山林杜絕塵
世養道之跡動感人心所謂隱中之顯如南陽懶瓚
是也不擇時處正念相續見無滲漏者無人知其蹤

跡所謂隱中之密如趙州普化是也只隨其習氣不
等業緣各別或隱山林或隱市廛或住叢林或居獨
室是顯是密初無定法隨時應變如藥治病病治藥
除推已及人是古人出世方便之消息也是故欲到
古人所證境界切須子細明得從前多少道理通達
佛祖不傳一著宗旨不失師承不錯始是長養底端
的也請以此意養道多年名利不掛懷財寶不爲念
須要扶起佛祖已墜之真風圓悟曰古人既得道之
後茅茨石室中折脚鐺內煮野菜根喫過日且不求
名利放曠隨緣垂一轉語且要報佛祖恩傳佛心印

衲僧家大事了畢後長年只是養道一法爾莫浪好
修造強招學者古人之建寺聚人非自求而致之道
業已熟拒之衲子益至不求精舍日興圓悟心要曰
慈明昔辭汾陽陽祝云修造自有入且與佛法爲主
自爾五據大刹不動一椽唯提振臨濟正宗遂得楊
岐黃龍翠巖三大士而子孫徧寰海果不辜所付授
蓋古人擇可以荷擔之士不輕如此信嚴飾壯麗梵
苑未足以奇佛法也又大燈國師遺誡曰老僧行腳
後或寺門繁興佛閣經卷鏤金銀多眾鬧熱或誦經
諷咒長坐不臥一食卯齋六時行道縱使雖恁麼去

無盡妙道
以佛祖不傳妙道不掛在胸間忽撥無因果真風墮地并是邪魔種族也老僧去世久矣不許稱兒孫儻有一人綿蕪野外一把茅底折腳鐺內煮野菜根喫過日專一究明已事者與老僧日白相見報恩底人也誰敢輕忽哉勉旃勉旃請以斯文爲長養警語矣

流通第十

傳法度生者衲僧本志也龍樹大士云假使頂戴經塵劫身爲牀座徧三千若不傳法度眾生畢竟無能報恩者又古人云且吾宗所重者惟在宗通說通有向上爪牙爲人解粘去縛謂傳法度生餘皆末事也

今已傳向上些子繼已墜宗風者第一須思報佛祖恩何謂報恩所謂提持向上些子以要接得一箇兩箇宿挾靈骨底使他繼此正宗流布將來無令佛祖慧日斷絕若或花泥滯水打路布列窠窟鈍置人終不當矣趙州和尚曰若教老僧隨伊根機接人自有三乘十二分教接他了也老僧這裏只以本分事接人若接不得自是學者根性遲鈍不干老僧事虛堂和尚曰豈比今時濫據師席以實法籠罩來學以寮舍穩便養育人才以推衣讓食苟圖繼紹以遞相接引欲盛本宗苦哉苦哉正音絕矣古來尊宿動於劔

刃上求人尚不得一半，何況繩墨之法耶？是故從上祖師具大眼目，底容易不許可人。汝看如法眼下，當時得人如麻，世其家者我未聞之。臨濟門下自興化南院以來，嗣其法者各有一二，爾不是他腕頭短，不度得人，已得力過人，故不容易許可人。今時如彼以多眾鬧熱寺門，繁興爲佛法，大幸實可笑矣。只到其垂手方便機輪通變，須向自力用中求切，莫向別人口頭求巖頭。曰：他日若欲播揚大教，一一從自己胸襟流出，將來與他蓋天蓋地去請，如是流通，求箇種草傳布將來，莫令斷絕佛法危如累卵，恐至于滅卻。

去譬如諸人夜在曠野，行狂風暴雨吹滅提燈時，有一人只恐燈滅，以身左右擁護，餘總不顧佛祖正燈，亦復如是。若不使一箇兩箇真正種草繼此正燈，後代兒孫以何爲依止？如彼闇夜曠野之燈，一旦吹滅，無可繼之，眾人失處，遂不能見方所，可不悲哉！夫諸宗方法及禪定解脫智慧辯才見性悟道一切要路，皆有經論史書分明說著，雖無真傳可以自解，自到只如我祖宗門下向上些子，若無師承，畢竟不能盡其妙處。悲哉！一旦滅絕宗風，不繼天下佛法，悉皆墜地，何以故？天地雖廣，日月無一國家興廢，上歸一人。

今若佛法衰滅王者道亦隨而危我見今時之佛法無得其道但作國家衛護所有善根皆成福德故佛法混亂難聞正法各出己見是非鋒起如彼持戒苦行錯求功德故多受人天勝樂稱名念佛者貪求戲樂故生大福德之家有諸天淨土有鬼神王淨土有八部眾淨土不依正路錯求往生者多不出之真言天台諸餘聖道各無先達明師故只著文字不究經意勝負修羅人我無明卻長地獄業有真修者亦不出異見如我禪宗求一箇真正者終不可得悉墮一乘外道之見而自不覺知是故博達君子各究其宗

意引導眾生與其胡亂教人不如無教何以故自錯則得恐引多少好人悉成邪道實可悲哉我今如是論者不得已也只爲恐佛法墜地慧日永滅強生節目令知此消息於一切眾生我是正法者不論僧俗男女不擇貴賤老少根無大小機無智鈍只有大心者畢竟無不成辦是故深信此法切求解脫隨分發步莫說途路長短華嚴合論曰此經法門付囑何人者此經法付囑大心凡夫經曰此經法不入餘眾生手解云餘眾生者二乘及外道樂著人天及求出世樂者何以故此經不許二乘菩薩具六神通尚自未能

聞經生信何况一乘人天外道經曰唯除生如來家
法王真子即大心凡夫能生信證入故生於佛家不
言已生佛家諸大菩薩常為眾生說法無大心凡夫
信證不名付囑不名流通為無人信無人悟入故經
曰若無此子此經當滅若不如是者諸大菩薩已生
佛家者已有如是無量佛世界海微塵數故如來何
須念此經當滅既不念已生佛家大菩薩眾明知當
念大心凡夫非為已入聖者當知此經付囑大心凡
夫故以上論我此正法亦復如是付囑一切大心凡夫
眾生夫大心者能信此法是謂大心不信此法者縱

使具六神通發大光明成就無量聖道畢竟皆是小
心眾生不能生佛家故不能起菩薩行故經曰佛子
設有菩薩於無量百千億那由他劫行六波羅蜜修
習種種菩提分法若未聞此如來不思議大威德法
門或時聞已不信不解不順不入不得名為真實菩
薩以不能生如來家故若得聞此如來無量不可思
議無障無礙智慧法門聞已信解隨順悟入當知此
人生如來家隨順一切如來境界具足一切諸菩薩
法何謂生如來家差別悟後妙行為父根本見性大
智為母於中生一念信時早託如來胎中從是不論

途路長短發步進修隨分參詳者皆十月之消息也
時到功滿是謂滿月當是之時現種種境者子欲出
胎之前表也學人不著現境單單參取一朝豁然現
前是謂生如來家譬如誕生王子才智力用雖未似
父王種族體相一切尊貴無與父王少異百官卿相
之有才智力用者亦卻不可不尊崇之如來法王真
子亦復如是智慧辯才解脫神通雖未似佛明了具
足諸佛體相明了圓滿諸佛種性智慧性辯才性解
脫性神通大慈大悲大方便大光明無與佛少異菩
薩羅漢之有解脫神通者亦卻不可不尊崇之豈不

快哉於彼中間迷其現境起種種見者猶如墮胎終
不能成諸佛妙身只除再歸正法信入修證者何謂
起菩薩行所謂不滯見性一理以佛祖言教百鍊千
鍛透破多少牢關傳祖師向上些子扶起已墜之真
風以提持此一著子普利益將來使慧日不斷是謂
菩薩行譬如王子漸學才智力用紹父王位普垂教
宣按撫天下亦使己真子能紹其位轉轉相承永利
國家若不如是雖有種性卻同凡庸畢竟無益衲僧
若滯見性一理不起菩薩行雖有證悟堪作何用汝
等諸人應如是知此是決定底之道理終無可疑者

然則汝能恁麼修人生如來家恁麼修行起菩薩行
雖其信力未足道力未滿者一到這裏深生淨信者
皆是已在如來胎中已入胎中豈有不生之理哉只
除中間墮邪見者餘皆成就佛祖真種性是故經曰
聞而不信尚成信種何況深生淨信者哉夫得人身
者如瓜甲土失人身者如大地土今幸得難得人身
何不聞此正法汝等往往為不恐生死不明因果悠
悠只逐目前境界不念身後消息如汝所謂求種種
財寶資益自分不是恐飢寒患胡為不恐輪迴患如
汝所謂設種種方便貪求利養不是戀尊貴樂胡為

不求解脫樂嗚呼咄哉一切眾生上自僧道下至塵
俗捨本逐末總無面目或被煩惱所役互論好醜橫
放縱逸無惡不造不顧煩惱不過誑身心或被衣食
所役互論精麤殺生偷盜無惡不造不顧衣食不過
免飢寒或被金穀所役互論得失妄言綺語無惡不
造不顧金穀不過養自他或被勢位所役互論尊卑
貪欲瞋恚無惡不造不顧勢位不過治上下或被文
字所役互論是非憍慢嫉妬無惡不造不顧文字不
過察古今或被經法所役互論淺深勝負人我無惡
不造不顧經法不過明道德或被禪門所役互論邪

無盡燈言
正見網教惑無惡不造不顧禪門不過疑言句皆是
不歸根本錯逐前境故展轉如是終致墮地獄餓鬼
畜生因果歷然如影隨形汝但其心質直無邪曲心
佛法有什麼難是故楞嚴經曰汝今欲研無上菩提
眞發明性應當直心訓我所問十方如來同一道故
出離生死皆以直心心言直故如是乃至始終地位
中間永無諸委曲相只爲學人不依直心安起分別
而不究其深意是故有箇多少之嶮處若以直心發
心以直心事師以直心見佛祖言教以直心參禪辦
道愚者愚而修頑者頑而修小根者小根而修多病

者多病而修少者少而修老者老而修貧富貴賤者
貧富貴賤而修事務繁多者事務繁多而修以是爲
是以非爲非以得爲得以失爲失以到爲到以未到
爲未到一切無所覆者不聞是非之名不聞得失之
名到者到而實也未到者未到而實也然則智慧愚
癡煩惱菩提一切眞實皆順正法不是恁麼而休去
爲不失其時也以是增進以是究明不勞心力自然
徹頭今且以十法示學者用心請審察之一者悲願
深重二者志氣高邁三者識量寬大四者智鑑高明
五者見道超詣六者履踐明白七者人情杜絕八者

世念放捨九者慚愧親切十者疑心審細以此十法
常試已心能信此法能修此法一切成辦如指掌而
已三世諸佛只以見性成等正覺起菩薩行是故汝
等先須見性一切眾生菩薩聲聞天龍八部人天外
道貴賤老少僧俗男女無根二根姪男姪女六根不
具一切闡提乃至異類雜形阿修羅大力鬼餓鬼畜
生地獄眾生能信此法能修此法隨分增進隨分證
入者我今分明當與授記今世後世決定成佛縱使
信而不修尚成佛種於當來世亦各作佛聞未信者
亦成增上緣當來必於正法之中深發淨信過去菩

薩依是成佛現在菩薩依是成佛未來菩薩依是成
佛此是諸佛如來真正修行之大路也爾時有初心
菩薩聞此無盡正燈所說法門大懷疑惑來發問曰
見性悟道是真成佛也否答真成佛也曰諸佛皆有
神通光明師已成佛何不得之答我的然得神通光
明曰何不顯現答我常顯現汝自不見譬如盲者不
見非日月答曰雖然諸佛已以神通光明開眾生信
顯諸異跡師何不然答有大神通有小神通有大光
明有小光明我所得者大也汝所問者小也大者根
本見性所現之大用也小者枝末養道成熟之餘力

爾我宗只指根本不論枝末根本成熟枝末自現不
得根莖而欲求枝葉華果無有是處何尤若顯異跡
惑眾生心卻昧本性各道彼己聖人我輩無分終不
能信自己本來具足神通光明是故有智者雖有餘
力亦不用之夫三十二相八十種好神通光明等皆
非諸佛本體是借世間有爲最極尊勝之相且使小
根眾生戀愛是故轉輪聖王有三十二相諸天外道
有神通光明乃至阿修羅神仙大力鬼老狐老貓之
有定力者皆行此變化成種種態譬如一掬之水澄
則現物千里之海動則無影大凡變化者皆從定力

起羅漢有神通菩薩有神通者小乘偏修定力故神
通易發大乘普修智慧方便故定力難熟大器晚成
至其成器故非餘乘之境界日下孤燈果然失照譬
如草木先把最極成熟果來而下地始生萌芽是故
因不異果果不異因因若異果其因非真果若異因
其果卻妄汝等只論果上果卻住因中因因尚不成
何尤果哉我宗直辨因中果而修果上因因已如是
果何不然請以草木種植之事試察之看如彼一乘
外道小乘菩薩間顯神力示異跡者彼樂小法成小
果故依小定力發小神力故以小威德起小教化故

無盡燈記
不能成大果不能測佛智不能接大根眾生不能流通最上乘法皆是小根小智小志行錯捨本逐末縱使得成就神通光明無量道法非見性故非真佛法故非自性所現法門故是故欲得神通光明先須見性譬如良醫先治內分而後治外若先治外不治內者未拔病根故雖有奇驗終亦發起須知治外病者必有速効治內病者不啻無速効又卻發散覆疾故外病轉熾是以愚者先貪速効以治外病爲貴是故長年多病終不能徹真實堅固無病之道夫病根深則必用良藥病若輕則一包之藥亦可治之是以上

古之人天性充實故總而無病至其有病亦不假多藥中古以來人根虛弱纔有病則先假良藥或採種種方法始堪以拔病根佛法亦然古者人物淳厚故以中下法亦可治之今時不然箇箇病根深重故若非一乘見性差別圓融機關向上之藥外雖似愈內竟不治世人卻道聖道在正法時像末之世總無行證者又甚愚哉今言雖病甚深不假良藥豈有其理哉若論行證之難易不獨上乘之法雖中下法亦難行證大凡難易在人不在法猶如藥之服與不服其咎在人又不在藥彼以中下法易行證故爲有效驗

者且治外病之速效也不是得真効驗世設藥舖賣
合藥者其價賤而所言之驗又甚奇特雖然至其治
沈痾豈有其功哉必假良醫方術之妙然後治之獨
於佛法爲不然者將何意哉只如說言像末之世總
無行證是佛哀末世眾生不信正法者且言之爾猶
言末代狂病深故服藥反治得者少是則是若隨是
言甘守病身不服良藥狂病增熾終不可起狂者不
知狂者且置若知自己已有病不可不服藥也汝且知
有病先求良藥今時狂者只信狂者之言卻不信不
狂者教亦可憐慙爾肉身之病設使深重畢竟不出

此生法身之病自無始來常在毒海爲六賊被傷害
爲五欲被勞役瞋恚之熱貪滌之濕入骨徹髓卒難
醫治豈可以平常藥治之哉須求真止藥始得或道
病根深故不可以自力而治且往西方良醫之處而
當治者亦是一期方便也譬如稚子無知不肯服藥
故隨彼所好且命服之經曰十方佛土中唯有二乘
法無一亦無二除佛方便說但以假名字引導於眾
生然則西方良醫之所與亦是一乘妙藥此土良醫
之所賜亦是一乘妙藥彼此齊是一乘之方法何勞
往他方哉是佛見狂子總不服藥以大慈方便始收

藥於四諦十二因緣中而令服之次收六波羅蜜等
中勸之或爲韋提希夫人收十六觀中或爲小機眾
生陰收六字往生之中於是狂者漸得其味隨分服
之各見其功時見狂者漸本正念卻於方等教中呵
道其藥劣故全非真實之功又讚菩薩別服真藥之
功諸子聞之雖各羨之只著從前味故卒難放捨是
以重設般若法藥齊在其中諸子不覺正念增現各
見真藥之功雖然未出方便之法只以著假藥而不
求真藥且約空理設方法爾後來至法華會上悉捨
方便齊與圓頓微妙見性實相之藥諸人大生歡喜

始知從前錯服假藥從是以涅槃醍醐之法藥普拔
一切病根身心堅康終到無病大安樂境界圓滿無
礙遊戲自在之德是名華嚴法界成辦歸休安住自
得之相是名真言祕密此一經者齊是神變乘之所
攝故不是如來口說之法是謂醫王善逝能事已畢
且道如我最後向上教外些子是明什麼邊事請到
這裏別具一隻眼是故我宗參學者自有代藏經
時節始聞佛祖言教如聾如啞如華嚴會上參禪工
夫先悟空理生種種見錯爲究竟如阿含二乘之得
果於是喚作現境呵之奪之別求實證者正是方便

經典也再發奮志不釋諸見於所得中深究源底是
卽大般若波羅蜜時到功熟不求現前猶如法華一
乘之說尚究性理如見掌上全似涅槃明了透得佛
祖差別言句如歸華嚴法界大事了畢田地穩密如
入祕密莊嚴最後向上別有生涯此是我宗教外別
傳一著子也不亦大乎近來淨家未究宗趣者拍盲
以聖道爲難行而無功只以念佛言易行而德勝嗟
呼念佛乎此是諸佛祕密之方便也佛爲一分下劣
眾生權設此法若直示實乘則信力弱故心不專精
以故不能成就二昧及成彼深緣今日且推佛力則信

有依處故二昧易成是以只信念佛者決定往生不
管是非不交諸念念念念相續則忽然二昧現前是謂
往生彌陀如來相好光明一切法門顯現目前極樂
國土功德莊嚴一切勝相充塞天地生一念也箇箇
總觀世音動一身也步步真大勢至二十五種之音
樂塞耳八萬四千衣食滿座水鳥樹林齊念佛法僧
功德山河大地全露理事智妙用是謂現生證得上
品往生其信不及者以念佛力故必生方便佛國是
謂未來往生只不出中品下品之階力期上品往生
隨分進修者其功在了因故亦成最上果雖生佛國

與文殊普賢觀音勢至等俱作法王子甘作下劣眾生偏貪往生者其功在因緣故必成小乘果設使在佛國亦為聲聞緣覺小乘菩薩譬如有一國在東曰常在西曰憲時常國大亂刀兵非常是以常王深愍眾生普告之曰汝等諸人我國大亂不是所以凡庸者可居今憲國王有大慈悲能育窮民汝等速往彼土憲王必垂哀納衣食豐饒於是窮民之無志操者各倡眷屬求至彼國彼國遙隔山海十萬億故多遇橫難死者不少於中幾箇之有深信勢力者與得大願堅舟者終免諸難僅達彼岸于肯憲王大生哀愍普

施財寶各與田宅永令安穩豐樂彼常國之有志氣者互相謂曰雖我國亂不無我君何效匹夫之志煩受他君之惠寧暴尸於城門終不以己榮耀換仁義道須是戮力早興國家於是催大軍舉義兵破敵城殺叛臣平不平育黎民爾時常王大喜各有恩賞然為諸士之有義有道待以三公之禮與以王侯之祿其尊貴榮耀豈憲民之所及哉憲王亦聞其名卻道常王富於忠臣我所不及而遙羨之或有來謁大設禮容以種種珍味恭敬供養又如世人頗有志操自營產業隨分興家其無賴者卻捨自業寄身豪家僅

保己命人人本是具足佛性爲法王種爲長者子何
生其家自棄其德悲哉彼頑陋無智全無善緣者猶
可頗有志氣知是非者何無心於此法然上人大原
問答曰極樂不遠構十萬億刹之西彌陀在己心現
一座華臺之形又曰應知言自力他力者此卽強弱
義也又曰雖有強弱共是真如力也又曰自有相修
因直入無相樂果抑往生見令體達無生理又曰往
生者卽無生也此義重可思擇之同金剛寶戒章曰
金剛寶戒者夫本有心性以爲大乘戒體凡戒體者
眾生心是也又曰何除自心之外求佛界又曰抑念

佛兩字可知也念者以無念云念佛者以心佛云佛
又曰凡極樂者色之異名也尚無色而可見彌陀者
心之異名也何有心而可尋然極樂與彌陀實非外
境卽在己心經曰去此不遠乃至是心是佛已誠知
圓光大師實非權乘菩薩是必圓頓不思議大菩薩
深愍末劫沈迷眾生權且現形來度剛強眾生今如
一乘見性法門若無己達大宗師則必墮外道二乘
之見多成誹謗正法之罪能聞正法得其道則超越
一切頓登佛地若逢邪師信邪解者卽墮惡見終無
出期有益有損可尊可畏是以有明師之世利益有

餘當其無師之時若無此等方便沈迷眾生以何能
結勝緣像季眾生隨中下心本謙恭故設生異見不
至大逆只除誹謗大乘之罪餘皆隨成見佛之緣是
所以爲中下眾生有利益也譬如方藥有良醫時雖
不足用至無良醫則有所益雖然凡方藥者劑定故
其功難徹不如良醫深知病根減彼加此藥病相當
是以我宗不取名相先悟佛心而及佛說其所設法
雖似相違順逆用處悉契佛意唯願念佛行者隨分
各登上品之階忘往生見體達無性須究念佛密意
普度脫將來大凡難行易行諸宗通有二義方便門

中以念佛爲易行諸餘行業心不專精故實乘門中
以見性爲易行一切佛法皆從是出故夫二論者以
真空爲宗真空者根本性智也是故當向自心明根
本智根本分明差別自現如彼鏡體明了物像皆現
以是照法相天台華嚴真言一切法藏八萬聖教則
不學而知不修而達豈不是易行之道哉若尋文句
逐枝葉而欲明宗意身根有限法藏無窮曠劫勤苦
不能體達二論微密之道法相者以妙有爲宗妙有
者差別妙智也先向自性欲明差別智根本智自然
不可不現前以是妙鏡照諸餘法門則向上宗要向

下修相一時體達無不明了不亦快乎天台者以真
空妙有有一法而各墮中偏故以中道一實相為宗
實相者自性本具總體也是故極明自性則超越真
空妙有之名域實相無漏妙智自然現前圓總一切
故云圓頓成一切故云頓以是妙智照見一切豈有
不通之理哉華嚴者法界為宗法界者如彼百川歸
大海則失一切名齊成海水華嚴法中總無餘法故
生死涅槃煩惱菩提一塵一草皆滿法體故理事無
礙事事無礙性相圓融是名法界指心華開發之處
名為法華指心華敷榮之處名為華嚴法華華嚴同

一理體只有前後異爾是故天台教中本兼一經先
究見性實相之意入其堂奧則華嚴法界自然明了
如是知見豈有不到之法哉亦有餘而已真言者以
本不生為宗法華華嚴者齊是一念緣起法門故緣
起無生處是謂本不生本不生端的卻具無盡法門
故所有法門皆屬秘密纔涉言談則皆墮顯理重為
令知離言說之法性或示秘密之相又金剛界者本
不生之智胎藏界者本不生之理也真智堅密故名
金剛真理含內故名胎藏凡言理時皆同顯經且言
不生體中本具之理故總名秘密凡有言說者皆非

法身然以法身為教主者示彼不生體中本具之法
故名爲法身說法於第一五百年龍樹時始有此法
者止法淳厚之世不假密說自然能通密理正法日
衰人根漸下多滯顯理故是法之所以由起也此是
如來神變加持不思議藏之所攝故獨出四十九年
之外如彼至達磨時悉墮教跡故單立教外別行不
依經論皆是隨時應機初無定法譬如良醫雖胸中
初不貯一方隨病而設種種方劑是故佛法本無一
法能究宗意者無不到無不自在若以名位強論之
則持戒苦行一切有爲善根猶如始出邊鄙之鄉無

定慧資又迷山野有衣食則遊觀以樂福力盡則卻
迫飢寒人夫勝報是不出此禪定智慧如進道路若
無悲願又止旅館辦一日價永劫貧賤聲聞緣覺諸
天外道有威神者是其果也小乘菩薩雖有悲願志
氣劣故不究路程如入分國吏官之家雖有尊貴未
是真實憤然超出如上分位究路程者如望王都大
乘宗意皆是真王都消息故二論如城門法相如城
都法華如宮門華嚴如殿堂真言如藏室是故一切
法理依止報得且以華嚴爲明了彼在殿堂顯露莊
嚴故一切寶財諸佛住處且以真言爲諦當能事已

畢齊歸藏室故又能入者以法華爲第一宮門不錯
自然徹入故錯門頭則入他家故其所入法以祕密
爲第一帝王及寶器常在藏室故物成于顯隱于密
故雖然至其宗意總無殊別譬如人求帝王之所居
先指城門示之有智者深到城門不謁帝王不已無
智者不知差別故纔到城門卒然休去大凡因位雖
有名別至其果證無一譬如百川有異大海無一二
切法流各向根本性海則齊作一味平等之智水世
界眾生皆以大海爲依故是故三論法相不可不徹
天台真言天台真言不可不經三論法相諸餘法門

皆亦如是只恨一切法流向外流故永不能入諸佛
根本薩婆若海夫如孔老之教神明之道皆是等覺
位中菩薩藏德翰光如同人間任緣教化自然內助
見性下乘法門外垂世間萬古規範世人以教異名
別錯作吳越之隔是以各生彼此之見不唯刺害佛
法亦卻昧其要旨使不如彼無智者悲哉聖人設教
隨時不一只令要人隨歸根本上古之人本直心故
纔聞指示直達根源教示雖顯其功有餘末代眾生
天性失實虛中求虛和實滅法是以佛法細密尚難
教化何況孔老神明之道哉是故神宮極祕寶基本

紀曰伊勢神藏調御倉奉納御正體假櫃○活目入

彥五十狹茅天皇垂仁天皇即位二十六年丁巳冬十一

月新嘗會祭夜神主部物忌八十氏等詔吾今夜承

大神之威命所託宣也倭姬命承大神主部物忌等

慎無懈正明聞焉人乃天下之神物奈利須掌靜謐

志心乃神明之主他利莫傷心神禮神乘以祈禱為

先冥加以正直為本須任其本誓皆令得大道者天

下和順日月精明風雨以時國豐民安故神人守混

沌之始屏佛法之息總而神代仁者人心聖而常也

直而正也地神之末天下四方人夫等其心神黑焉

分有無之異名心走使無有安時心藏傷而神散去

神散則身喪人受天地之靈氣不貴靈氣之所化種

神明之光胤不信神明之禁令故沈生死長夜闇吟

根國底國因茲奉代皇天西天真人以苦心誨喻教

令修善隨器授法以來大神歸本位止託宣給云云

嗟呼其誠如是上古淳厚之世人心正直任其根器

易得大道神人已守混沌之始何須佛法之息漸至

末代失其本心向外馳求迷逐境故流轉生死沈吟

惡道當是時者自非如來微妙教法何能得脫生死

又曰神道則出混沌之堦歸混沌之始二寶則破有

無之見佛實相之地此是神明最上極旨也今指天地未生一念不生以爲混沌然言出混沌之塊而歸混沌之始者將何道理今時往往至一念不生處者實以難得豈有歸混沌之始底哉神人說道守此法者只名目爾非得其理我宗有大心者放捨世緣休息萬事十年二十年尚難到此道何況身纏塵勞心乏禪定強守此法者哉誠如神乘既有如是之幽致然於佛法生容易心可不悲乎大凡神者心也心垢滅盡如鏡明了是謂神是故神乘以鏡爲表體心鏡本來清淨常住寂然是謂國常立尊心鏡本來圓明

無物不現是謂天照大神豐受皇大神御鎮座本紀曰發廣大慈悲於自在神力現種種形隨種種心行爲方便利益所表名曰大日靈貴亦曰天照神爲萬物本體度萬品當知神乘佛法同一理體但是不出見性一法若能明自性則先契混沌之理重於性中研究深旨漸出其塊歸混沌始嗟呼一箇始字辛辨難近傍神乘學者莫作等閒看又孔孟之教名實兼用廣利天下仁義忠恕者一性之所化老莊之教破名就實單究道德虛無自然者一性之所化是以孔孟未曾以仁義忠恕爲道老莊未曾以虛無自然爲

道強名開要路爾不是所以其爲究竟是故孔子曰
爲博學多識乎吾道一以貫之老子曰常無欲以觀
其妙常有以欲觀其微孔孟者能教而治老莊者能
治而教佛者能教能治孔孟以老莊而厚老莊以孔
孟而全二教以佛而徹佛以二教而助孔孟化者廣
矣老莊化者深矣佛之化者圓明也孔老教化智通
一世但利人民未及異生諸佛智慧廣大無邊六道
四生無物不利二世十方無事不通且雖有廣狹偏
圓之異其旨趣者一而已或指孔老比一乘者未盡
其論在今以教示且論之自有偏枯之失比之小乘

亦可雖然此是言教麤細也不是他道有其病彼孔
孟之說苦集而立規則近小乘威儀者且爲卽世教
道也不知方便卻止半途彼老莊之本滅道而斥一
切似有餘涅槃者且爲對機治跡也不究圓理必住
化城譬如佛設二乘雖有深旨小機眾生皆止教跡
是故非道有過根機之不到也大珠慧海禪師曰大
量者用之卽同小機者執之卽異總從一性上起用
機見差別成二迷悟由人不在教之異同大凡神明
孔老之道菩薩應世興化初無定法古來至善者卽
世明道故不假戒相能得其性是所以彼有益於古

也後代劣機者繫縛難脫故先捨世累全身入道譬如人行嶮道負擔多者力不足故困倦不能透過路程若無重擔獨脫真卒直過艱嶮能達極處是故在俗修道如負重遠行久勞動苦難得自在捨世入法如無擔過山行李輕故易蹈嶮路今道見性門中不論僧俗只爲隨分發步也纔得其時便脫負擔若道在俗無妨是好負擔轉增繫縛永劫困苦又恐今有重擔不發步者鄉路彌遠一生空過如水就下不防隨減若人不修道心隨滅今日如是生生亦然不如隨分發步入得正路他日得時脫卻負擔逆行順行

無礙自在是所以佛法有戒有定有慧有捨迴出塵累也又在俗之有失設過嶮路雖人性智差別法理必難明了如夫商人雖有本錢謀慮不精難得財利貪愛情欲內費道德名利妄想外破行業被爲是等使彼身心不唯性上謀慮不精受用過分竊賊在內卻減本分財寶不能遂發福德運以是義故參學之士在家出家莫失其時今日在俗不得已故纔得時節便當脫故或有曰悉爲僧天下無人者是蚯蚓怪土地之論今其天下無有一人不求富貴天下若悉爲富貴人使誰奴婢使誰黎民然天下富人日少貧

者益多何哉凡天下醫師常設良藥欲治他病病者未盡田獵之者日驅禽獸彼不加少何於佛法獨怪之乎諸佛菩薩發弘誓願普度眾生永住不退眾生界未盡爲彼無邊量是以神明孔老之教先得見性始爲大成悉究佛法可謂全備矣乃至世間一切伎術藝能之至其妙者皆無不依根本性海迷而不知逐影勞形是故一切學者但向自性明之究之則所有宗要自然現前若向外求之猶如窮子捨父逃逝妄求衣食可不悲乎譬如多年之病心氣疲極脾腎虛損者雖鍼灸藥亦難奈何人本無病內有空處則

外邪侵之則始成病根藥治邪氣不治心氣邪氣除則心氣自盛雖然心氣疲極則邪氣彌加藥力難敵故病不可愈若向身內自養精神則心氣漸充不受外邪故亦見藥功猶如國家興廢上歸一人君主正則外人不致犯佛法亦然先向自心深究本性則業識頓滅佛智現前一切法門悉無不達是故不止我宗本于見性諸餘宗要皆須以見性爲本若不依見性欲究其宗意設使究盡一切佛法業識依然深故佛智不能現前精神不養故病惱彌加佛性不現故業識彌加藥力不勝病力道力不勝業力請以治病

之法審細諦觀難行易行之道極于此矣凡除不思
議解脫菩薩乘大悲願力來權教小法或示神力開
眾生心攝最下機驚覺信不具輩且成緣因得度之
種亦是佛法一端而可貴之大悲也我宗惟論凡夫
實證不論權者境界惟揀佛法主君不問諸餘事物
凡夫若不證入正法斷滅主君賢明一切皆從我出
是故直提持向上旨接最上機中下之類聞信之者
各成最上種故今世後世決定得道聞而不信者亦
成信種他日必至深信普不捨二根等成正真之佛
道何法加之與其普教天下而期其功教一帝王賢

明則天下眾生皆歸正法與其永事帝王而論其道
不如自紹其位統御天下隨其所往皆為都城隨所
居皆為宮殿藏室亦任意是謂大丈夫兒能事如彼
諸方偏著經論妄求淨土不究根本者各成中下種
故生生世世信中下法成中下道設使生在佛國不
能信最上法不能成根本道猶如以果為種則如種
生芽是故道戒急乘緩者雖受聲聞緣覺身同在佛
會於佛境界如聾如啞乘急戒緩者雖受異類雜形
之身見聞信受皆證其道又三乘菩薩成佛遙在三
大阿僧祇劫後捨本逐末不明自性故一乘菩薩初

發心時便成正覺見性明了能達一切故又一切宗
要悉假宿福勝緣見性門中唯在一念生信爾譬如
欲往他國先用多財欲入他家先求良緣向自國者
不假多財歸自家者不假良緣一切眾生一箇無不
具有根本佛性大智慧大福德豈不是最上良緣哉

附錄 行持論

正念工夫者無上行持也苟有正念工夫則不泥行
相不拘威儀卽理卽事卽坐卽行卽是卽非卽動卽
靜卽法卽非法卽世間卽出世間只要不失正念工
夫且道正念工夫端的是什麼道理參禪修定是工

夫端的見性悟道是工夫端的差別關鎖是工夫端
的向上下路是工夫端的三世諸佛但證正念工夫
端的歷代祖師但傳正念工夫端的五時八教但演
說正念工夫端的古則公案但商畧正念工夫端的
有麤有細有淺有深有疎有親有生有熟後學初機
切須參決舊參上士切須子細是以我宗只貴正念
工夫不貴威儀行相何以故正念相續則心心無他
故正念相續則處處不異故正念相續儀相自具臨
濟所謂不求殊勝殊勝自至者是也正念相續總忘
前境永嘉所謂見山忘道見道忘山者是也澆季虛

頭禪者多誇己見不依正念工夫相續不相續只以儀相爲細行錯以放蕩爲活脫爲灑落悉道儀相是小乘行持衲僧門下何拘執行狀於是隨分辦得玩好之具結黨求伴放蕩不羈身捨僧儀混於俗相口斥法誥好於雜談意失工夫事於遊觀居則偃臥行則佯狂甚者入歌舞門至媠酒肆掣風掣顛以爲向上宗風苦哉苦哉設使無犯見聞之業豈夫空哉貪愛內催邪見外顯壞滅法身打失道情卻教壞初心學者齊令繼此弊風故佛法威德至底而絕僧道光儀拂地而盡信心檀越依是退墮邪見衆生依是增

長誹謗正法輕賤高德玉石俱燒金鐵皆爛我聞昔有魔王向佛發誓曰他日入汝家著汝衣啗汝食學汝道說汝教以滅汝法其言有驗已耳大凡活脫者不是恁麼道理古人曰死盡活人始見活人欲得活處須向死處求所謂正念相續法性現前不亦以爲足正念相續理事圓融不亦以爲足正念相續養道成熟不亦以爲足正念相續超佛越祖到這裏逆順縱橫與奪自在放行也瓦礫生光把定也乾坤失色到這裏說什麼麤細深淺到這裏論什麼生熟親疎佛法尚無何有世間身心尚忘何見儀相參得如是

之時節是謂活脫境界蕩蕩自在灑灑落落是故
學者不拘儀相者爲不失正念工夫也至人無儀相
者正念現前忘儀相也汝若正念現前念念相續卽
動忘動卽靜忘靜卽境忘境卽心忘心動與靜不二
善與惡不二苦與樂不二煩惱與菩提不二地獄與
天堂不二如是到不二境者亦無所厭亦無所求已
無所求何樂之有然今捨儀相卽得獨樂放蕩者何
哉經曰法尚應捨何況非法汝已不二應無所樂苟
有所樂未是不二若未不二須生慚愧又有何暇任
情放心悠悠娛樂夫能不二者已於自身無所求只

以度生爲求已於自身無所樂只以度生爲樂已於
自身無所行只以度生爲行已於自身無所念只以
度生爲念何以故自身已到不二境界一切眾生未
到此境界故普以大悲幻出方便所有行業所有言
說皆屬眾生不屬自身况爲自身貪著見聞欲得不
二無有是處是故智者只依正念工夫之行持總莫
依一切著處隨處不失正念自然脫體現成若又現
成見無遺缺求其著處終不可得到這裏又有何好
境動心勞身出手運步以堪安道情錯錯人人脚跟
下有此無上行持真正參玄上士請試甄別看

參學

文延

文珠

校訂

玄如

宗門無盡燈論卷之下畢

刻宗門無盡燈論緣由

宗門無盡燈論一卷。師久藏巾笥中。秘認而不使人見。殆似待後。予嘗若余。曾趨者。竊繙此論。讀之數次。初中後。若述佛祖古承法家宗趣。律可謂照字之。多矣。燈也。戊申。表表。步。定。少。禪。經。之。板。為。煨。矣。時。師。悅。曰。此。禪。經。也。亦。出。祖。師。迹。宗。門。進。修。之。要。故。明。教。撰。心。宗。記。文。憲。

英法法錄一論之。然法家者法。法祖述不
立文字。語以為形。雖屬他師。偽撰。是以吾家未
學。且年。崇。文字。尚。不。知。況。不。立。文字。祿。采。一。人
傳。名。通。心。謂。偽。撰。嗚。呼。可。笑。如。彼。經。晉。遠。法
師。親。譯。同。時。法。災。華。授。後。百。年。而。梁。河。航。海
得。之。東。東。土。授。法。二。祖。以。來。至。今。其。風。不。復。地。也。
是。得。經。修。善。功。勳。而。已。余。乃。問。曰。今。如。形。論。者。
亦。非。未。世。利。溥。示。海。乎。師。何。秘。誌。歟。師。曰。止。

不須說。非你所能及。夫昔之源一清。為之相承。正受
先人所傳。世其。廣宣法布。其。得。經。考。疏。之。中。約
說。細。密。述。斯。論。如。經。之。文。你。等。一。二。案。詳。看。余
曰。如。得。經。先。已。行。世。如。形。論。未。以。也。請。錄
法。樣。助。同。志。若。得。得。採。飭。之。皆。款。師。曰。曰
如。甚。持。聖。道。以。報。恩。全。存。德。山。拈。佛。敬。宗
趣。於。其。聖。法。云。曰。大。德。結。聖。教。之。聖。宗。法。語
祿。非。是。廣。宣。法。布。之。力。也。夫。如。論。也。則。生

往雖有騰寫者。文字頗多。非多。情殊
難。不如。其人。善。願。允。詔。師。領。焉。余。從。是
致。校。離。言。數。本。五。經。甚。家。訂。本。以。年。壬。子。妻
師。既。載。化。此。子。亦。敗。矣。丁。周。期。忌。辰。也。就。山
與。同。門。世。老。同。此。事。樂。涉。既。成。丁。巳。秋。趨
京。與。三。三。同。友。性。勤。力。第。放。性。衣。來。三。重。道。念
刻。刷。氏。彫。板。以。善。不。朽。蓋。要。於。此。年。已。矣
寬。政。庚。申。三。月。年。學。務。院。謹。識



定價金五錢

明治十四年十二月廿二日版權免許
明治十五年二月刻成

編輯人

故人 東嶺和尚

出版人

愛知縣平民 矢野平兵衛

西春日井郡大曾根村
千百四十五番地

愛知縣平民

發兌人

片野東四郎

名古屋區玉屋町三丁目
二番地

賣

東京通壹丁目	北畠茂兵衛
同 麻布飯倉町	森口佐七
同 淺草廣小路	淺倉久兵衛
西京東洞院三条上ル	村上勘兵衛
同 三條通高倉	出雲寺文治郎
同 六角通寺町	小川多左衛門
同 寺町四條	田中治兵衛
大阪北久太郎町	柳原喜兵衛
同 南久室寺町	前川善兵衛
同 心齋橋南壹丁目	松村九兵衛

捌

書

肆

名古屋本町三丁目	川瀨代助
同 同 四丁目	矢田藤兵衛
同 玉屋町二丁目	小澤吉三郎
同 同 四丁目	鬼頭平兵衛
同 鍬砲町二丁目	三輪文治郎
同 同 同	梶田勘助
同 同 三丁目	栗田東平
同 門前町一丁目	三浦兼助
同 橋町二丁目	岡田平七
同 官町三丁目	鬼頭保兵衛

